

日本士官風雲錄（一）

· 徐 白 ·

中外雜誌編輯委員劉方矩學長，鑒於年前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自殺，及其煽動性之言論，引起舉世矚目，恐日本軍國主義之復活，再度爲日本本土，乃至全世界導致大禍。頻頻催促我一寫日本陸軍中堅份子養成所，輩聲國際，享譽全球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種種，以我的所聞所見，和在「母校」的親身體驗，作坦率無隱的報導。愧以歲事云暮，諸事待理，久久未能覆命，殊以爲歉。倘此文貽時過境遷之譏，咎非關方矩學長，皆白之罪也，謹以此爲前言。

百零三年前創於京都

陸軍士官學校，初名「兵學寮」，明治元年（清同治七年）創於京都，四年，遷東京，七年更名為「陸軍士官學校」，遷至東京牛込區市谷，直至昭和十二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，本科預科分別設校，本科遷往相模川畔之「座間」，預科仍在市谷，改名「陸軍預科士官學校」，計自兵學寮以來，凡歷七十餘載，而以在市谷爲最久。

日本投降後，聯合國遠東軍事法庭即設於市谷校內，其爲有意無意，雖不得而知，然假此訓練侵略急先鋒之地，用以裁判侵略戰爭之罪魁禍首，此舉即不啻當頭棒喝，固一絕妙之無形教訓也。

陸士學生，最初稱「士官生徒」，其第一期於明治八年（光緒元年）入學。後改行「士官候補生」制，第一期候補生於明治二十一年（光緒十四年）入校，截至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投降，畢業學生達五十八期。

陸士每年所收日本本國學生，少亦數百人，多則近千，數十年來，造就人才，不可勝數，僅以陸軍大將（上將）而言，據戰前統計，即有八十七人之多，皇族尙不在內。以日本軍人晉昇將官之難，此數已不在少矣。其中較爲著名者，如士官生徒第三期之上原勇作，曾歷任陸軍大臣、教育總監、參謀總長，以一身而兼有「陸軍三長官」之資歷，在日本陸軍中乃絕無僅有之例，故最爲人所欽羨。其後位列元帥府，授子爵，享高壽（卒年七十八），日本軍人中之幸運兒也。第一期至第三期在日俄戰前，第三期於光緒二十九

八期生徒之田中義一，昭和二年（民國十六年）任內閣總理大臣，有名之田中奏摺，即出其手。士官候補生第一期中，有白川義則，即民國二十一年率軍侵我淞滬死於大韓志士尹奉吉彈下之白川大將。餘名列戰犯之南次郎，係第六期候補生。二二六事變叛軍將校擊斃之渡邊錠太郎係第八期。第九期則有松井石根（八一三進攻京滬之最高指揮官，與東條、廣田等同服絞刑）、真崎甚三郎（二二六事變之幕後人物）、本莊繁（曾任張作霖之顧問，九一八案變時之關東軍司令官，日本投降後，切腹自殺）及荒木貞夫。至於畑俊六、岡村寧次、梅津美治郎、板垣征四郎、東條英機、土肥原等，則在發動侵華戰後方先後昇任大將，較之上列諸人，已屬晚生後輩。

陸士招收中國學生，始於明治三十三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，中日甲午之戰後六年），是爲第一期。惟中經日俄戰爭、辛亥革命等幾度停頓，故其期別之排比，不能依年度計算。大略言之，第一期至第三期在日俄戰前，第三期於光緒二十九

年入學，翌年日俄戰起，故第四期至日俄構和後，於光緒三十二年方入校，而第五、第六兩期，則於光緒三十三年夏、冬先後入校，同於三十四年多畢業。第九期於宣統二年入校，三年十一月，因國內革命，全部退學。至第十期最少，僅雲南唐氏兄弟二人，概未中斷。及二十六年七七之變，中國學生二十八期適於我抗戰前夕之六月杪畢業，二十九期及三十期則尚在校中，不久亦均束裝返國，陸士之中國留學生教育，至是乃告一段落。惟此外尚有一旁支，不絕如縷，蓋東北偽滿自民國二十一年起，即派送學生入陸士，至三十四年止，已畢業者估計亦有二百人左右。其中並有韓籍學生，由偽滿軍官學校出身，經選拔赴日而畢業陸士者，今且遡返故國，高踞要津矣。又任精衛偽府，亦曾派送學生三次，連同蒙古方面所派學生，每期各約數十名，最後一期於卅四年畢業，統計約共百數十人。此後不久，日本即全面降伏，解除武裝，陸軍士官學校亦永成歷史上之名詞矣。

世傳陳英士（其美）與黃膺白（鄂）兩先生出身陸士，實皆非是。英士先生學於東京上野之警監學校（警察及典獄，曾任交次現已退休之錢其琛氏之尊人實秋先生，前清舉人，亦警監學校畢業），而黃先生則係日本參謀本部所轄之陸地測量部畢業，測繪而非兵科學校也。惟陳先生之介弟藹士（其采）先生，則非但畢業陸士，且係中國留學生之第一期第一名，可謂老前輩中之老前輩。藹士先生後轉入經濟界，曾任國府主計長多年。回憶廿五年秋間，留東陸海空軍同學會，開成立大會於南京玄武湖，曾公推其采先生為會長，真天造地設之當然會長也。

陸士同學入銀行而享盛名於經濟界者，藹士先生外，尚有許葆英先生，陸士第一期砲科畢業，江蘇銀行總理。至於馮幼偉（耿光）先生（曾任中國銀行總理，著名之捧梅健將）之出身陸士第二期步科，恐知者更不多矣。

曾見張慧劍之「辰子說林」，謂民國二年間之豫匪白狼（白朗齋），亦陸士畢業，曾任吳祿貞之參謀云云，斯言不能令人無疑。筆者藏有陸士中國留學生名冊，自第一期以至二十九期，首尾齊全，遍查一至九期，不得白朗齋其人。若謂在十期以後，則年代上又有疑問（第十期民國四年畢業）。但陸士前輩中，因清廷保送手續之不易，遇有因故棄權者，設法請求補缺，而即頂用原人姓名籍貫者，亦不乏其人。如前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長楊言昌中將（廣東中山，陸士第四期步科，曾任南洋第九鎮標統，隨徐紹楨統制參加南京之役，驅逐張勳），名冊上姓魏名蘭，籍貫為浙江處州府，楊先生後即自號「味蘭」，以便稱呼。又泰興成谷采（桃）先生，雲南起義時曾任軍長，亦第四期砲科，即頂常州府人莊翼之缺入學，均迄未更正。加以諸位前輩畢業後改名者甚多，因此考證更為不易，其他如唐圭良（名嶸，先烈唐才常之子，梁任公携之赴日，易姓名入陸士），楊耿光（杰）、楊揆一、申振綱等，均確知其出身陸士，而同學錄中則遍索不得。然則白狼之學歷，亦只有存而不論矣。

近讀「綺情樓雜記」第二集，記陳二庵（宣）一則中有云「當民元陳由日本士官畢業歸國：」，此語與事實大有出入。蓋二庵幼孤，得拔貢，入經心書院，鄂督張之洞創武備學堂，以鐵良為總辦，二庵投筆從戎，即畢業於是，其老師鐵良，則確係陸士畢業（第一期步科）也。二庵入京投榮祿，任武衛前軍管帶（等於今之營長）。庚子之役，率三百人護餉赴行在，抵西安，榮祿吝不予賞，憤而赴河南，寄食督學使林紹年幕下。滴錫良由晉撫升任川督，道出鄭州，遇二庵於林處，與語大悅，携之入川，委為常備軍幫統（等於一加強團之團附），由是而營務處總辦兼常備軍統領，而協統（旅長），而統制（師長），錫良遷雲貴，又調二庵率兵一標入滇擴充為一鎮，蔡松坡先生其時即在二庵下任標統（團長）。繼隨錫調奉天，即保松坡為協統，故陳蔡私誼不惡，後來陳外簡川督。及雲南起義，二庵終於電京請袁退位，致袁嘔血而死，與上述一段淵源，當不無關係。二庵至奉，任第二十鎮統制，賞二品京堂，旋升熱河都統，兼熱河練兵大臣（繼二庵任二十鎮統制者張紹曾，陸士第一期砲科畢業），命下不久，武漢起義，二庵乃匿居天津義租界。及南北和議成，黎宋卿以副總統鄂軍都督，遙領參謀總長，乃薦二庵於袁世凱，任參謀次長，負責實際責任。故民國成立之前，二庵已騰達有年，絕非民元新回國之留學生也。

在明治時代，東京牛込區原町，有一成城學校，校規嚴肅，注重軍訓，該校畢業學生投考陸士，無不錄取，故留學生之學陸軍者，均先入成城受預備教育，且習日語文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

各期，泰半出身該校。乃光緒二十八年，清廷與日本政府商定新辦法，即於成城附近，特設一振武學校，凡經清廷派送之陸軍學生，東渡後即進振武，修業期間一閱，除日語文普通科學外，並有初步軍事訓練，每月考試，不及格者隨時淘汰，故畢業生程度均甚齊整，按過去程序，學生須考取陸士後方入聯隊（即入伍），聯隊一年（後逐漸減至半年），然後返東京再進本科。但振武畢業後，因其訓練嚴格，得日本軍事當局信任，不須再經入學考試，即直接入各地聯隊爲士官候補生。惟留學生中，亦間有振武畢業後改進文科大學者，如王揖唐即其中之一，世人謂王揖唐曾留日學陸軍（不肖生之留東新史，以「汪衡」影射王揖唐，亦如是云云），實則僅振武一段，未嘗正式學陸軍也。振武於辛亥革命後結束，而成城學校巍然獨存，十期以後之陸士留學生仍以在成城受預備教育者爲多。至大正八年（民國八年），有望月軍四郎者，營商，曾赴美遊歷，見美國對於中國留學生甚爲優遇，爰舉五十萬金，捐助成城學校，指定爲中國留學生教育之用。其後成城即以此於東京郊外砧村興建新校舍，闢爲中華學生部，設普通科與高等軍政科（普通科收志願投考文科大學者，高等軍政科即等於陸士之預備學校），以伯爵兒玉秀雄（日俄戰時日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之子）爲校長。筆者入陸士之前，亦在成城受預備教育。抗戰後該校之情形若何，則不得而知矣。

革命初期地下軍校

在振武學校開辦之後，東京又有一東斌學校，乃我國革命初期所設之地下軍事學校，其事在革命史上頗有歷史價值，不可不記，蓋滿清時，陸軍留學生均係官費，非清廷派送不可，自費生有志學武不得其門而入者，不知凡幾，光緒二十八年吳稚老之大開中國公使館，以致被遞解回國，亦由力保自費生九人入成城學陸軍不遂而起。本黨總理孫先生，爲爭取軍事人才儲備革命幹部計，乃於光緒三十年，與日友寺尾亨博士、日野熊藏少校等，創東斌學校於東京青山，設兵學、憲兵、測量、經理四科，日野精研南非波亞人之散兵戰術，總理亦深許此法適於揭竿起事之中國革命軍，並曾搜集資料親自加以研究，該校教授亦特注重此種戰術及以寡敵衆之夜襲等。於是熱心革命之志士，以及自費生之不得進陸士者，均入東斌受訓，先後共辦五年，如熊克武、但懋辛，皆東斌畢業。

前清時代之陸士前輩，除貴胄子弟與夫各地武學堂之選送學生外，並有已登兩榜入詞館之清要，亦偃文修武東渡學陸軍，且出身寒微矢志上進者居多，素養既佳，又肯攻苦，畢業返國，多能獨當一面，有所作爲，故人貳極一時之盛。民國後，第十期至二十期則多保定軍校及各講武堂選拔者，此十期前輩，時代在北伐前後，對於黨國，貢獻特多。及北伐成功，黃埔軍校畢業生赴日深造者，亦甚繁有徒，入陸士者有孫元良、洪士奇、婁紹鑑、楊貽芳諸先生，亦有入各兵科專門學校者，如彭孟緝將軍之入野砲學校，胡競先將軍之進騎兵學校是。陸士對於留學生，年齡上

之限制，不甚嚴格，故有已卒業國內或日本之大學而投筆從戎者，有曾在國內任師旅長或縣長、法官、校長者，且有已在國內陸大畢業因未經養成教育而再進陸士重新學起者。而各位老大哥與予等弱冠少年爲伍，照樣埋頭用功，咬牙苦幹，絕不倚老賣老，成績且往往冠其儕輩，其求知精神，殊足令人欽服。

日人統治臺灣，一切措施，皆視之爲殖民地，對於臺人，時存戒心，不惟政治不容置喙，即徵兵亦不及臺胞。七七變後，始稍稍就臺徵用人員，然亦僅用爲軍屬，服通譯勞役等雜務而已。至於陸士之門，臺胞更望洋興歎，無由進身，於是志之士則遠走大陸，變姓名易籍貫，由大陸赴日，投考陸士。以筆者記憶所及，計有陳嵐峯（宜蘭，十七期），黃國書，（新竹，十九期），王民甯（二十期），蘇紹文（新竹，二十期），謝祖祺（汐止，廿七期），鄭士璋（宜蘭，廿七期）諸先生，其當日所開籍貫，則或廣東或福建，鄭君且報江蘇籍，具見苦心。諸公在學期間，以至回國後任官授職，對於真正原籍，皆諱莫如深，及抗戰勝利，臺灣光復，方遍返寶島，爲桑梓盡瘁，昔日同學聞之，雖不及木蘭伙伴之驚惶，亦不免「同行十二年，不知閣下是臺人」（人字須照臺灣音讀，方叶韻）之慨也。

陸士歷屆前輩，勳業之偉，自首推今總統蔣公，一代巨人，頂天立地，舉世同欽，當不需拙筆再爲補敘。其外各期，亦復代有聞人，試逐期各舉若干臚列於左，以見一斑。

（第一期）陳其采、鐵良、蔣雁行、吳祿貞

、唐在禮、陸錦、張紹曾、許保英。

(第二期) 哈漢章、良弼、馮耿光、藍天

蔚。

(第三期) 蔣方震、周道剛、許崇智、蔣尊簋、蔡錫、吳光新、張樹元、傅良佐、張孝準。

(第四期) 蔣作賓、石星川、杜錫鈞、李雲

龍、方聲濤、周斌、史久光、王永泉。

(第五期) 沈同午、何成濬、范熙績、陳儀、姜登選。

(第六期) 孫傳芳、李根源、尹昌衡、劉存厚、羅佩金、閻錫山、孔庚、盧香亭、張亮清、朱綬光、韓麟春、周蔭人、唐繼堯、葛光廷、趙恒惕、李烈鈞、程潛、黃慕松。

(第七期) 吳思豫、徐樹錚、江煌。

(第八期) 賈翼翹、張輝瓚、熙洽、邢士廉、方鼎英、楊宇霆。

(第九期) 臧式毅。

(第十期) 張羣、王柏齡、馬曉軍。

(十一期) 何應欽、朱紹良、谷正倫、賀耀組。

(十二期) 何柱國、錢大鈞、鄒作華、徐景

唐。

(十三期) 王和華、胡文斗、李明灝。

(十四期) 王俊、章鴻春、廖士翹。

(十五期) 李汝炯、余華沐。

(十八期) 湯恩伯、甘海瀾、王毓文、朱式

勤。

(十九期) 曾祥球、劉倚衡、熊克禧、習宗

瀛、黃新富、李仁僑、黃國書。

(二十期) 徐思平、包鍾敏、羅廣文、吳佩明、王和璞、張遠南、曹大中、王民寧。

(廿一期) 王丕承、謝保明、朱文伯、洪士奇、鄒起豐、沈立人、李立柏、戴傳薪、楊貽芳、孫元良、婁紹鑑、許開章。

(廿二期) 鈕先銘、曹士激、林日藩、鄭冰如。

(廿三期) 徐復觀、陳倬、王化興、林健夫、張法乾、張柏亭、劉麗生、周懷島。

(廿四期) 何世統、張龍文、吳仲湘。

(廿六期) 林秀鑾、王弼、蔣頌英、張錦

(廿七期) 王仲裕、張湘澤、王武、黃連茹、杜敬箴、殷欣如、李鴻漢。

(廿八期) 胡三餘、劉方矩、龍佐良、陳昭凱、劉子傑、黃達平、陳玉堂、劉宏德、張念堯、張鐸石、劉淵武、吳國元、蔣建文。

國人對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教育中國學生，有一最大的疑念：「日本軍事秘密必不教」，「教到軍事秘密必令中國學生退席」，此等說法，其想像力未免過於豐富。蓋無論任何國家，其動員之內容，新兵器之研究，以及對假想敵國之策略，均係當然之秘密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至於陸士，乃將校之養成學校，既非諳動員談謀略之陸軍大學，又非製造兵火發明利器之造兵專門，所談均是原則，所學無非基礎，既非秘密事項，何須命令退席。筆者在校三年，所未能一窺真相者，只毒氣與擲彈筒兩物，常參觀兵工廠時，外國學生休息進午餐，日本學生即乘此空隙參觀此

兩部門，揆其用心，毒氣為國際公法所禁，不願外人知其準備情形若何，擲彈筒乃第一線近距離武器，且係日人所發明，敝帶自珍，亦人情之常，渠等固不料一九四五年竟有原子彈出現也。

留學生與日本學生所受教育，其唯一不同之點，即日本學生考取陸士後，須先進預科二年，預科畢業時方分兵科，然後入聯隊，而留學生則入學考試及格，即逕入聯隊，凡外國學生，其學習過程皆如此。留學生雖欠此兩年預備功夫，但中國人向來聰明，領悟性記憶力特別良好，經半年聯隊入伍後，均能急起直追，趕上水準。日本教官不甘示弱，對留學生不輕示贊許。術科助教之軍士，則頭腦簡單比較爽直，與予等課餘閑話，常稱道中國人之伶俐聰明，比日本學生好教而易進步也。

日本過去，乃有名之帝國主義國家，其軍隊則帝國主義之軍隊，人或以為其教育內容必尚高壓，甚或野蠻不堪，其實則大謬不然。約言之，其最大特徵，厥惟特別注重精神，以涵養軍人德操造成軍人之基礎條件為第一，而學術科次之。對於學生，先求其態度嚴肅，精神振奮，動作敏捷，言語明瞭。要求峻烈而均合理化，規定嚴格而富人情味。而不好高，不驕遠，禁虛偽，禁粉飾，表面絕不鋪張，專做實在功夫，尤為其最難得之點，下文當略舉數例以明之。

陸士乃一國軍事訓練之核心，其大門上校名之榜書，在理應如何富麗堂皇，方足相稱，而事實上乃僅用五六尺長之白木板一塊，毛筆直行書徑寸之「陸軍士官學校」六字而已，既非名家手

筆，又不稍加塗漆，樸拙簡陋，懸於校門右側，風吹雨打，古色蒼然，眞上海人所謂「派頭奇小」也。（各軍事單位門外榜書，莫不如是），以一堂堂訓練將校之學校，而其質樸無華若是，即此一端，其教育內容之崇尚實際不務外觀可知矣。

「讀書好」與「喫飯難」

校中無論冬夏，例於五時半起床，其規定亦頗別緻，起床號音一動，學生即一躍而起，以最大速度穿上軍褲，抓起軍帽便走，上衣則邊跑邊穿，鈕子則且奔且扣，衝出室外，換上便鞋（室內例穿拖鞋，室外則着便鞋，狀如臺灣現在之平價皮鞋，日本軍中謂之營內靴），馳赴廣場，集

合點名，一切動作，幾如消防隊之救火，號音一落，隊伍已齊，動作稍緩，立遭痛斥，日日如是，等於每晨舉行緊急集合（寢室內務則在點名解散後整理，其先後次序與我國適相反）。予等初入伍時，正值嚴冬，積雪未消，寒威方烈，由熱被窩中躍出，動作既極慌忙，朔風尤難抵禦，齒牙震震有聲，相顧幾無人色，習之既久，遂亦行若無事焉。

日本話本極複雜，男人有男人之語法，女子有女子之語法，推而至於匠人、方外、優伶、娼妓，莫不各有其特殊之語法，落耳即能辨其爲何種人物（聞某留美出身之達官，曾倡日語三箇月可以畢業之說，眞胡言也），而軍中語言，更另

有一工，自成一家，與衆不同，惟主要在簡明確實，切忌牽混模糊。予等入伍時，常見長官查問學術科小動作等，士兵倘記憶不真，則直捷痛快昂然答曰「忘記了」，亦即不再深究，如強作解人囁嚅搪塞，或自不認錯啾啾申辯，必反遭痛斥。此「忘記了」一語在日本軍中耳熟能詳，予等戲謂與前清上諭之「知道了，欽此欽遵」可以媲美。猶憶筆者一日赴代代木練兵場演習，砲車放列後，教官命率彈藥車赴樹林中隱蔽，筆者因一時辨認

不清，即揮鞭遙指問曰「是那邊那座樹林吧！」不料教官聞之赫然震怒，劈頭痛罵，大喝如雷曰：「教練中許用『吧』字嗎！」筆者挨罵，初甚不服，繼而思之，「吧」字有疑似揣摩口吻，既係質問，自莫如「是那座樹林嗎？」之明瞭顯豁。一字之微，吹求若是，亦見言語之明瞭含糊，確有值得研究之處也。

武器被服之愛護，拂拭之殷勤，亦教育中重點之一。譬如槍枝刺刀，日日擦拭，皮帶馬靴背囊等，三日一小擦，五日一大擦，督促之嚴，從不稍貸。予等所穿之教練皮鞋，尤須每日擦拭，塗以白色之油，靴製以牛皮，其表裏與普通皮鞋相反，光滑之一面向內（取其長途行軍，磨擦足部，不易引起靴傷），而粗糙之一面向外，雖所擦係白色之鞋油，日久則黑黑光亮，如骨董之刷出包漿者然。惟一頂鋼盔，則絕對禁止上油，同學中之好事者，稍塗油以壯觀瞻，輒遭申斥，認爲破壞武器。蓋鋼盔外部有漆，塗油則漆易剝落，且若人人冠此油光耀眼之鋼盔以赴戰場，則閃閃有光，目標易被敵發現也。

校中所發雨衣，附有頭巾式之雨帽，然筆者在校三年，用此以覆蓋頭部者，至多不過三次，蓋除非傾盆大雨，從不許拉起雨帽，普通小雨，則任其頭面淋漓，不以爲意。初次着用雨衣時，區隊長即誡予等曰：「軍人以耳目靈敏爲要，雨帽拉上，則兩耳聽覺減去一半，左右顧盼亦不利。小雨雖濕及頭面，但頭上有軍帽遮蔽，面部兩點則拭去即可，亦從未聞因臉上遭雨點而感冒致疾如一指傷寒者。況軍人宜有挺胸豎脊昂藏無



本文作者就讀日本士官學校時攝

畏氣概，一見牛毛細雨，便拉起頭巾，呈聳肩瑟縮之狀，更不雅觀。」予等聞其言亦頗有理，從此遂養成習慣，視此威蕤腦後之一帽，幾如廢物焉。

最妙者，初入伍時，人人精神緊張，往往夜不安枕，又習聞日本軍中之嚴格，惟恐早晨點名動作遲緩，於是不待起床號音，預先暗中摸索而起，穿好軍服，坐以待旦。值星軍官軍士起床本較學生為早，倘見此輩新生提早起床徘徊廊下，必勒令脫去外衣，重新睡下，不聞號音，不許擅起。蓋既係規定之睡眠時間，即必須盡量休息，無需過分緊張。且搶先起床，擾亂秩序，又將妨礙他人睡眠。而預先着衣準備集合，尚失訓練動作敏捷之意義也。



本文作者任騎兵大隊長教練騎兵時馬上雄姿

士官候補生之服裝，帽徽均是五角金星。日本學生領上鈞聯隊番號，予等則綴篆文之「華」字。廿五期起，華生帽徽改為青天白日章，例假外出時，日人見之，均耿耿注視，不知此青天白日章是何標識，有時且有人足恭相詢：「請問是何處部隊？」好事同學輒漫應之曰：「予等乃中國部隊，最近開來三箇師團。」聞者錯愕，瞠目而退。

日本菜向來難吃，士官學校之飯菜，則日本菜而又經軍隊化者，其難吃更待不言。試舉例以明之：炒雞蛋，一尋常之下飯菜也，無論何處人士，愛惡容有不同，當無不能下咽之理，然若炒雞蛋中，調味時忽加入白糖一大勺，不甜不鹹，亦甜亦鹹，則此味尚堪領教乎？又如，校中週末例為終日教練，拂曉即出，衝風冒雪，日曬雨淋，辛苦一整天，傍晚返校，無不嗷嗷待哺，迫急萬狀。而每星期六之晚飯，刻板的均為白飯一器，上灑黃豆粉一把，菜則鹹魚一塊，潤僅及二指，而另備赤豆甜湯一大桶，任添取（日人極嗜此物，謂之「汁粉」，筆者來臺後，雖滿街賣紅豆湯而從未一試，蓋早已吃倒了胃口也）甜點耶？飯菜耶？不得而知矣。先嚴昔亦留日學陸軍，嘗曰：「日本廚子專門糟塌好材料，看他身圍白裙，搖頭晃腦，一副能幹萬分的樣子，真叫人生氣！」

！筆者每至此時，則惟赴酒保（軍中販賣部）吃醬油湯下麪條，與二三同學述先公之言痛罵廚子以洩憤。然校中菜味雖劣，材料却本來不壞，每日照樣有魚有肉，不過一經東洋易牙之手，則令人寧甘餓死耳。其膳食安排，亦頗科學化，每至週末，必預揭菜表於飯廳，將下週七天二十一頓之菜名開出，每一菜一欄，菜名之下，詳列用魚幾兩，肉幾兩，配蔬菜幾兩，以至其中用油若干，鹽若干，料酒醬油各若干，無不清清楚楚，纖屑靡遺，最下格且算出此一份菜能產生「卡羅里」（熱量）若干，每日照表實施，絲毫不爽，準確異常，所用材料亦從不稍有錯誤，殊不易也。不過，有看不能下咽，則空具如許「卡羅里」，亦不免無從產生之苦矣。筆者曾揭此預定表一紙，留為紀念，並集句題於一聯其上曰：「人生惟有讀書好，天下無如吃飯難」，上聯寫予等求學異國之心情，下聯原意本指世上掙飯之不易，而予等當時則現成有飯擺在面前，而難在如何將它吃下去耳。（未完）

章君
袁世凱傳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分裝第一、二冊廿餘萬字，三百餘頁，合售新臺幣叁拾陸元請寄郵票或電七二二四八〇立即寄書。